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浩鳥
<p>我父親非常熱衷於「養鳥」這件事。</p> <p>養鳥不需要一日三餐、出門散步、定期修剪毛髮。相較於其他「更大型寵物」，鳥類實在是非常令人省心的存在。也讓我在因求學離開家裡前十八年裡，受父親的影響下，有三隻鳥陪我走過了這段漫長的童年與青春。</p> <p>我所擁有的第一隻鳥，是一隻漂亮的玄鳳鸚鵡。</p> <p>有著純白的身體與明黃色的皇冠，兩腮邊沾抹上的大紅是圓形的。生氣或受驚嚇時頭頂的冠羽會高高豎起——真正的怒髮衝冠。對牠吹口哨的時候也會回以優美的音樂劇，以表牠的真誠。</p> <p>我所擁有的第二隻鳥，是臺灣路上隨處可見的八哥鳥。</p> <p>通體黑色讓牠顯得不甚討喜。但牠從小就離開生母，是我一勺勺用加水的飼料餵養長大的孩子，披上一身蓬鬆的羽毛後，在我眼中也令人格外憐愛。且因每天樂此不疲地叫著牠的名字，最後沒學會說出「你好」這一詞，反倒擅長用著奇怪的腔調做自我介紹。</p> <p>我所擁有的第三隻鳥，是一隻綠鸚鵡。</p> <p>體型並不像前兩隻那麼大，小小的、綠黃交雜，我時常開玩笑說牠是過熟的青檸。來歷也很特殊，是鄰居在路上撿到的，交付給了愛鳥的爸爸，再後來交付給熱心腸的我。</p> <p>在前兩位夥伴因各式原因相繼離開以後，我開始對於「死亡」一詞感到恐懼與不安。</p> <p>死亡是突如其來與措手不及的。</p> <p>我能理解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也能理解鳥類這種小小的生物就是沒辦法陪人類走過他們想走的歲月。</p> <p>我拒絕了每次在鳥兒又一次離開以後，爸爸「再買一隻嗎？」的提議。開始靜下心來守護每一隻尚未離開的鳥，而陪著我走到被代表為即將出巢的分界線——十八歲的，是我們家最晚也是最意外的來客——綠鸚鵡浩克。</p> <p>在定下牠的名字前，大家默認的稱呼是「小綠」此種帶點敷衍但卻直截了當的名字。</p>	

後來不想讓牠落於平凡，我為牠取了高大威猛的「浩克」之名，希望牠能如影劇角色一樣強壯。

回想起第一次與浩克見面時，我實在是有些唐突。因著又收穫了意外之喜的興奮，看著站在棲木上的綠色毛球，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隔著籠子與牠打招呼，在即將要達極限距離時，牠卻像是被誤觸的機關一樣飛開了，在尚未熟悉的籠裡打轉。我也驚慌失措地將手收回。實在抱歉，這位新成員想必也在適應百般漂泊後迎來的新居所，我真是個過分的孩子。

鸚鵡的主食大多都是以小米為基底的，分為有殼與無殼的。玄鳳鸚鵡小黃吃的是帶殼的小米，每次用餐完會落下零零碎碎的碎屑在周圍，打掃起來十分麻煩。所以在後來飼養浩克時，我們選擇了不帶殼的小米仁。散發著大地氣息的小米氣味也就脫殼而出，緊緊的貼附在了浩克身上，藏在翅膀的間隙與層疊的羽毛裡。

在飼養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小插曲，讓我無數次心驚膽顫，也反覆責怪自己真是個糟糕的主人。

在爸爸週末午後洗車的習慣下，我時常順手將牠也拿出家門，一方面清理籠子，一方面也讓牠享受清涼的水花。洗完澡之後的兩個小時午後，就也放在車庫前有大片陽光灑落的空地，享受日光沐浴。

一如往常的下午，做完全部流程後的我回到客廳，直到夜幕降臨，忽然聽到一聲不同以往、尖銳的鳥叫與金屬撞擊的聲音。著急忙慌的趕出去查看，卻察覺鳥籠傾倒，旁邊還站著一隻灰撲撲的野貓，張牙舞爪地撥弄著籠子。我瞬間失去理智，驚叫出聲。野貓頃刻間聽出了此地不宜久留之意，身體一聳朝黑夜奔離。我略帶慌亂地將腳套進一點都不合適的拖鞋，扶起鳥籠，帶回燈下查看時發現浩克的身上似乎出現了傷痕，泊泊的鮮血順著爪子流下，但才剛受了驚嚇、正敏感的牠也讓我們無從查看。

牠維持著站在棲木上的姿勢，一如往常，只有小心觀察才能發現，小小的鳥全身微微地顫抖著，瞳孔也時不時收縮，昭示著方才經歷一場劫難後的心有餘悸。腳上因急躁與拖鞋摩擦出的紅痕也提醒著我，那一瞬是的兵荒馬亂。

發生這件事之後我難過了好久，埋怨自己疏於觀察，竟沒發現家附近出現了對小鳥來說如猛虎一般的野貓。隔天再看浩克靜默地理毛與啃咬傷口上的血塊時，我也心疼萬分。

後來我請牠搬家到了廚房後的陽台，每日起床，在廚房囫圇灌下第一杯水後的下一順位任務，就是打開門向牠說聲早安。日復一日的習慣，構築我的生活。夏天時會把鳥籠挪到沒有太陽直射的角落，冬天時會為牠在鳥籠外批上一層厚厚的毯子，希望牠安穩的度過

每一個金烏起落。

即使如此細緻周到地照顧著牠，鳥兒天生擔驚受怕的個性仍舊不動如山，也可能是牠想當位彬彬有禮的來客，浩克依舊與我保持著不遠不近的「安全距離」。

在即將前往大學就讀的前兩個月，浩克卻站不起來了。

起初只是病恹恹的站在棲木上不太進食，到後來演變成連棲木也站不住，只能蹲在籠底，縮成一團。

我在心底暗道不好，這一次牠好像真的要飛離我了。

年初時的牠已大病過一場，也是病恹恹的蹲在籠底，但那時的牠尚有進食能力，能夠跳上棲木進食。是在某天放學後回來發現病弱的牠，帶給我好大的驚嚇與恐慌，之後的日子也牽腸掛肚，希望牠能早日康復如初。最後浩克也奇蹟似得挺過來，在病癒之後食慾大增的多吃了好多飯，彌補生病的損害。我也放下心來，感謝牠的還未離去。

但這次不一樣。

看著牠從棲木跌落籠底，像是已經沒有氣力去進食。但想嘗試著摸摸牠，依舊得到了逃跑的回應，撫上頭頂澎起的羽毛時，還被短促的咒罵了幾聲。

你看，直到最後一刻，牠都在跟我客氣。

牠離開我的那個晚上，我是陪在牠身邊的。

越來越糟的情況讓我倍感窒息，即使在心底反覆演練那令人心碎的场景，告誡著自己要坦然面對，還是無力承受。

直到最後一刻都沒能成為泰然自若的大人。

夏天的蚊子很多，我蹲在牠的籠前時被咬了好幾口，原本會因此煩躁的人卻已無暇注意。到最後浩克的腿已經沒有力氣再支撐牠，好幾次拍打著翅膀想站起來，卻只能跌跌撞撞的倒下，原先光滑柔順的羽毛也隨著掙扎變得雜亂。看著牠將胸口倚在籠邊，小小的身體起起伏伏的喘氣，像被無形的繩纏住，一陣陣的抽動，想盡力甩掉那束縛，長長的尾羽也隨著身體晃動。

我沒辦法坐以待斃。

我開始翻箱倒櫃，找到了還未丟掉的布丁匙，匆匆摘掉外包裝，試圖盛起小米餵給久未進食牠，過度的慌亂讓我無心思考，急促向前伸的手讓小米散落一地。又趕忙沾了沾水之後黏上小米仁，奮力的往浩克的嘴邊遞去，似乎只要多吃幾口飯，牠又能恢復如初。但我卻沒收穫一點回應，哪怕是扭頭拒絕也好。

腿已經蹲麻了，像成群結隊的螞蟻在蔓延，蠶食著固執的我，仍舊不願離開，似乎視線一瞬失焦後，牠下一秒就會消逝。

黃綠色的翅膀輕輕的擺著牠，沒有完全閉合，或許想努力再感受次逃離重力的天賦，但卻只能不斷的抽搐著，承擔時間的沖刷。直到最後看著癱在那的鳥兒，我知道此刻的牠很難受，但也無能為力。每一次撫摸過後的掙扎都在告訴著我，結局已悄然定下。

最後牠還是沒能扛過，忽地察覺幾刻前掙扎的雙腳緩緩放下，我將目光移到翅膀上，只見翅膀也漸漸的收攏起來，包裹住青檸的果肉，心裡一緊，不願相信的看向牠的眼。

那一刻浩克閉上了眼睛。

光陰剪斷了生命的繩，用他那早已生鏽的鈍刀摩挲著，直到斷開限制靈魂歸處的連結。

我抿了抿唇，有些不願相信。伸出手想打開籠子，試圖叫醒這位令我高懸心臟的夥伴時，看見他那收攏的翅膀，上面蓋著亂澎澎、黃綠交雜的羽毛，翅膀中間的那抹綠色格外顯眼，安穩垂下的雙腳，以及閉上了的眼睛。

我突然就冷靜了。

像被準時敲擊的鐘，時間又一次重創。

仍舊伸出手向著看似只是睡去的朋友，摸摸那抹醒目鮮豔的綠，還帶著溫熱的體溫，心想這一次的牠沒有掙扎，手上也沾染了牠身上去不掉的小米仁的氣味。

起身動了動酸麻的腿，將那些已將我蠶食一空的螞蟻甩出空蕩蕩的軀殼，打開門穿過廚房，朝著客廳走去。

在客廳與廚房的走道之間，我沒有開燈，對在燈光下的母親與哥哥說出了又失去一位夥伴的既定事實。講出口的那一瞬我哭了，嘴抵得緊緊的，用力的閉起眼想囚禁眼淚，卻被無法控制的惡徒撞毀欄杆，破門而出。

我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生命在眼前消逝。

生命都是那麼脆弱的存在嗎？在外力的影響下不堪一擊，生活中的各種苦難會如同潮水般撲面而來，即使努力掙扎著最後也逃不過時間的橫行霸道。

我真的是一個好貪心的人。總想著擁有全部，卻無法付出相應的代價，在與每一隻鳥共度我所享受的時光後，對於牠們的離去總是無力阻擋，總是會像個孩子一樣嚎啕大哭。

我會不會忘記牠？

牠好小，陪伴我的每一個時刻填滿了日常的縫隙，每一片掉落的羽毛都被收藏在生活的夾層，到最後牠先一步離去，我卻還有好長一段路尚未走完。

不對等的生命尺讓我痛苦難耐，害怕忘記牠，害怕牠責怪我，害怕這就是最初牠選擇與我保持距離的主因。

牠終究會離開。

而我只能被丟下，在每個洗完車的週六下午收回走向廚房的腳，在每個醒來的早晨收回欲想開門的手，去試圖抓握那從指縫中流走的小米氣味。

一遍遍的踏在那小部分生活崩塌後的碎屑上，傷痕累累的腳底結上厚重的繭，頑固地宣告著努力抵禦後的麻木不堪。

後來媽媽走進廚房，打開了那道門確認這件悲傷的來訊，我早已泣不成聲，用手背抹著無法停止的淚水。

「真的死掉了嗎？我看牠眼睛還沒閉上。」

我抬起眼又仔細瞧了瞧，看到方才閉合的雙眼微微睜開，像睡意朦朧。

「真是沒有長進的人類，別哭了。」

我聽見牠那麼說。